

暮色集

〔德〕施泰凡·赫尔姆林 著 张黎 译



涵芬书坊 018



1997年10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暮色集

[德]

施泰凡·

赫尔姆林

著

张

黎

译



 商务印书馆
95 9-10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色集 / (德) 赫尔姆林著 ; 张黎译. — 北京 : 商务印
书馆, 2015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11490 - 5

I. ①暮… II. ①赫… ②张… III. ①散文集 — 德
国 — 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18657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暮 色 集

〔德〕施泰凡·赫尔姆林 著

张 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490 - 5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45.00元

中译本序

张 黎

《暮色集》是德国诗人施泰凡·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1915—1997年）以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为素材写的一部散文集，它带有自传性质，但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暮色集》全书共27篇，每篇都独立成章，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不是按照作者生平的时代顺序写的，却又分明反映了作者从少年时代至30岁这一段时间的种种经历和感受。这里包括了作者少年时代的某些家庭生活，对家庭中几个主要人物——父亲、母亲、叔叔、弟弟的述写，对家庭中那种音乐和绘画氛围的描述，对少年时代某些伙伴不同遭遇的回忆。读者还能从中看到少年赫尔姆林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看到他从事地下斗争的生活片段，看到众多的德国人怎样像饮了“狂泉水”一般为汹涌的法西斯浪潮席卷而去，看到作者在西班牙战场上和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某些经历。书中还记载了他初学写诗的情景，他对艺术的理解等等。

在翻译《暮色集》过程中，我常常想到我国老诗人冯至教授的《立斜阳集》，它们虽然都出自老诗人的手笔，字里行间都闪烁着白发人的智慧，却又都透着青春的朝气。因而这“斜阳”也好，

“暮色”也罢，无非都是作者自然年龄的象征，绝无半点儿“近黄昏”的慨叹。两位老诗人国籍、经历、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散文风格也有很大差异。《立斜阳集》无论评人说事，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纯真深厚的感情，其表达方式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手法。《暮色集》则不同，赫尔姆林继承了德国浪漫派力图打破传统文艺理论关于文艺体裁严格限制的主张，把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门类沟通起来，为他的散文创造了许多新颖的表达方式。欧洲现代小说艺术的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也被赫尔姆林熟练地运用于散文创作之中。所有这些，都使他的《暮色集》呈现出一派现代风格。

赫尔姆林是一个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的人，他不但拉一手好提琴，而且对音乐有着相当好的理解力。书中的第一篇散文，描绘了他对巴赫一首《康塔塔》的印象，在不到三百字的篇幅中，记述了他对乐曲和乐器表现力的理解。从全书的结构来说，这第一篇散文显然是解题之作。散文集的标题，即来自这首乐曲所描绘的那种暮色苍茫的气氛。最后一句话，是巴赫这首《康塔塔》的标题，典出《新约·路加福音》第24章。1960年代初期，作者因批评东德执政党理论上推行教条主义、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而招致的社会弊端，受到不公正待遇，生活与文学创作均陷入困境。他常在自家信箱里发现不署名的纸条，上面写的也是这句话（见《还乡记》）。只这一句话，却表达了作者多么复杂的感受啊！在第25篇里，作者巧妙地借用舒伯特的套曲《漂亮的磨坊姑娘》中最后一首歌词，展开联想的翅膀，描写了梦幻般的意识流动。歌中情，梦中事，交互叠印，造成虚虚实实、变幻莫测的效果，颇似一首变奏乐曲。在另

外一些篇章里，也常常出现音乐生活的描写。音乐为这位老诗人、老战士的一生，增添了许多美，给了他许多慰藉，也锻炼了他那诗歌语言的音响色彩和气氛。

如果说第一篇是用文字描写的音乐，那么最后一篇则是用诗的语言描绘的风景画：在那美丽的瑞士风光中，有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那就是赫尔姆林。我们从他另一篇散文《还乡记》中得知，他当时正带着党组织的委托，扮作游人模样，只身穿过崇山峻岭，进入战火初停的德国，去迎接新的战斗生活。那一年他刚刚 31 岁。这最后一篇散文是以描绘落日时的景象结尾的，同第一篇散文形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联系到书前引用的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那句话作为题词，读者可以浮想联翩：赫尔姆林经历了九年的颠沛流离，终于踏上了返回家乡的道路，但这“家乡”也许并非明指作者的出生地——德国，这“道路”也许并非指从瑞士山顶到德国丘陵地带所走过的路，它们也可能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比喻，人们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道路吗？

从艺术角度来说，这部散文集是相当新颖的，它吸收了现代散文语言高度凝练的特点，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却不露刀削斧劈的痕迹。这种锤炼语言的本事，德文称作“割爱的艺术”。散文免不了叙事，但却不必像小说或纪实文学那样，把事件过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割爱的艺术”就是要省却事件描写中的枝枝蔓蔓，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用现代“文艺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行文中留下“空白点”，待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去充填。显然，这种“割爱的艺术”是一种重视

读者参与艺术创造主动性的艺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它要求读者一改传统的被动艺术欣赏，而为主动艺术欣赏。作者把描写的素材进行高度提炼，撮其要者形诸文字，细枝末节之处留待读者的想象力去处理。如此说来，“割爱的艺术”又是一种尊重和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艺术。

从赫尔姆林散文还可以看到，凡涉及抒情和发议论的地方，都适可而止，作者不在字里行间去追求感情的大波大澜，而是让读者在平心静气的阅读中去思考、去判断，给读者的理性思维活动留下充分余地。作者的感情宣泄，限于一定的“度”之内，议论也发至点到为止的程度，借此调动读者的思维能力。显然，他的散文是一种重理性、重思维的散文，喜欢读书落泪的读者也许会感到不满足，可他的散文却为喜欢咬文嚼字的读者提供了机会，为乐于感受语言的音乐节奏，欣赏三笔两笔勾勒一个人物、一种心态、一幅画面的读者，提供了一种语言享受的机会。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茨基称赫尔姆林的语言能给人以“巨大的文化享受”。文学史家汉斯·考夫曼则借用海涅的话称，赫尔姆林“控制了语言，却不对它施加暴力”，而是把恰如其分的语言，置于恰如其分的地方，使之不落俗套。诚然，赫尔姆林这种语言特点，经过翻译，肯定要损失许多光彩，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不可译”之处，但愿这部译文尚能让中国读者对原作的语言美或者作者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领略一二。

赫尔姆林出生在开姆尼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由于家缘的关系，他是在资产阶级古典文学艺术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对传

统的文学艺术有着深厚的理解，同时他又对资产阶级现代文学，特别是它在艺术上的创新，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赫尔姆林在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受法国文学影响颇深，他在流亡期间曾经同法国诗人阿拉贡、艾吕雅结下了友谊，后来还翻译过他们的诗歌。法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创新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他的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中都留下了明显印记。赫尔姆林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不同意这样的艺术观。他吸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手法，是用来为他所表现的革命题材和内容服务的，且能做到融会贯通。另一方面，他也从不拘泥于传统的艺术技法，尽管他的许多诗歌和散文都是用传统技法写的，例如早已译成中文的《曼斯菲尔德清唱剧》和散文集《前列》。文学艺术不仅在内容和题材方面要求推陈出新，在表现技巧和形式方面，也须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活力。艺术最忌一味地重复和模仿，一味地重复和模仿必然导致艺术的僵化。赫尔姆林一方面以积极的态度吸收（而不是模仿）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为他表现革命题材和内容所用，另一方面对那种轻率地、不加区别地否定现代文学艺术成就的做法，也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这种不宽容态度，常常会起到堵塞艺术发展道路的作用。《艺术观》这篇散文，便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他这种态度跟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等是一致的。但赫尔姆林又不同于布莱希特和西格斯，如他自己所说，他从未试图建立某种美学体系，而是用创作实践去体现他的美学主张。这部散文就是他的美学主张的最新例证，它使革命的内容同现代技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像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已故少女的郊游》等小说一样，丝

毫不给人以生搬硬套现代技巧的印象，它们都是作者独立的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所以《暮色集》一问世，便得到评论界好评，受到读者欢迎，被誉为“风格独特的书”，它证明作者是个“正直而伟大”的人。德国学者汉斯·李希特甚至认为赫尔姆林在这部散文里，达到了“共产党人与诗人相一致”的程度。

《暮色集》于1979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时，被评论界称为一桩“文坛盛事”，赫尔姆林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自海涅以来“最卓越的散文作家”，《暮色集》达到了20世纪德国散文创作的最高峰。无独有偶，赫尔姆林像海涅一样，也是一个犹太血统的诗人。海涅曾经是马克思的挚友，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表现了极大热情，赫尔姆林则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从16岁开始便献身于德国工人运动，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仅在法西斯主义白色恐怖中从事过地下斗争，在西班牙战场上冒过枪林弹雨，在欧洲、中近东和非洲近二十个国家经历过流亡生活的颠沛流离，而且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蒙受过来自自己队伍的误解和不公正对待，被视为“党内异见分子”，剥夺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

我初次遇见赫尔姆林，是在1985年冬天耶拿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的大会上。那年他刚刚70岁，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他的答谢发言，我只听清楚半句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创作数量不多……”“异己分子”的帽子戴了二十年，长期的心理折磨，连诗人的精气神几乎泯灭殆尽，哪里还谈得上“创作数量”。这次授衔大会，其实是一次民间平反大会，官方只管戴“帽子”，不管摘“帽子”。

五年之后，赫尔姆林又经历了一场斗争挫折的考验，这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注意到，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没有灰心，没有失望，没有放弃生平热烈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他像许多德国共产党人一样，仍在为追求了大半生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着。他明明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难以看到在德国领土上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仍然矢志不渝。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赫尔姆林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斗争生活。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多么可尊敬的人啊！译者也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翻译了这部散文，把它推荐给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译者翻译这部散文的目的，除满足我国读书界对散文的偏爱之外，还想为创作散文的作家们提供一个在散文艺术上创新的范例，但愿赫尔姆林新颖的散文艺术，能给我国散文作家带来思考和启迪。

我翻译这部散文，用的是德国莱比锡莱克兰出版社的版本，初版于1979年，我依据的是1982年第4次印刷的版本，是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汉斯·马奈特（Hans Marnete）教授所赠，在此对他表示感谢。原作各篇并无标题，这些标题均为译者为适应中国读者欣赏习惯拟订的。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部散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的历史背景，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经历，译者又加译了《我的和平》和《还乡记》两篇同样具有传记性的散文。它们译自施泰凡·赫尔姆林《我的和平/还乡记》，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85年版。由国营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书，可能是官方为他平反的表示吧。本书第一版共印行70册编号样本，我依据的这一本，编号为47，系该社社长，我的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校友，埃尔玛·法贝尔（Elmar

Faber) 先生所赠，感谢他的热情帮助。在联系赫尔姆林作品中文出版的版权时，德国柏林瓦根巴赫出版社 (Verlag Klaus Wagenbach, Berlin) 不但给予友好支持，还寄来了装帧精美的新版《暮色集》，供译者和出版社参考，我在此向该社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细看暮色中的路，

那是家乡的路。

——罗伯特·瓦尔泽

目 录

中译本序（张黎） / 001

暮色集

《康塔塔》印象 / 003

童年的记忆 / 005

梦 / 009

在山村小学里 / 013

读书的经历 / 017

赫伯特叔叔 / 021

幻觉 / 027

街头入团 / 029

在疗养院里 / 033

艺术观 / 039

埃里希·M. / 045

集会、传单与黑夜 / 051

梦的蒙太奇 / 057	
可笑的预言 / 061	
折磨人的谣言 / 065	
弗雷迪 / 069	
国际作家大会 / 075	
我的表兄杰弗里 / 079	
“劳动节” / 087	
少年伙伴 / 091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 099	
梦幻 / 101	
“犹太人专座” / 103	
诗歌——献给绍蒙约·久尔吉 / 107	
《漂亮的磨坊姑娘》华彩 / 113	
父子情 / 119	
还乡路上 / 127	
附录	
我的和平 / 133	
还乡记 / 145	
《还乡记》译后附言（张黎） / 171	

暮色集

《康塔塔》印象

开头是两把双簧管和一把狩猎双簧管，弦乐器和低音乐器在背景上奏出主题，合唱从第 24 小节起用单声部再现这个主题。从森林里飘来一阵清凉的风。白天消逝得多么快呀。天空悬挂起一片朦胧的帷幕；从它那褶皱里将要降下深沉的昏暗。此刻若是有人提出问题，别人是不会知道答案的；若是有人给出答案，也要等待提出问题。用二二拍子快速演唱了一段合唱赋格。然后女低音以大二度越唱声音越低沉。黑暗遮住了面孔，遮住了劳动的标志，遮住了街道的明亮色彩；没有一扇窗户还在闪光，没有一栋邻人的房屋、没有一片居